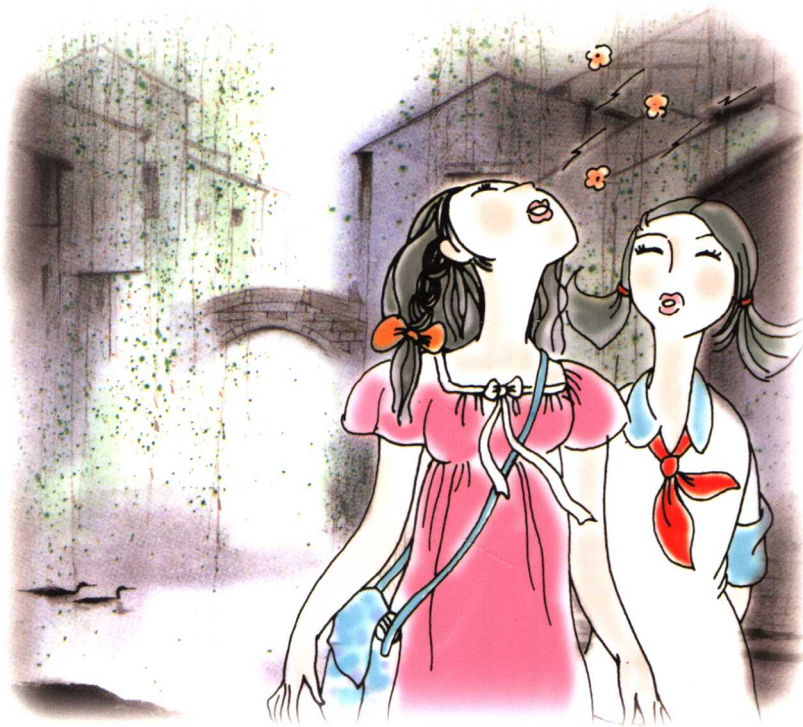


江 阴 儿 童 文 学 2

童声伴唱

Tongsheng Banchang

文 达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江明儿童文学 2

童声伴唱

——文达儿童散文小说选

Tongsheng Banchang

文 达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声伴唱/文达著. -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7.5

(江阴儿童文学;2)

ISBN 978-7-5001-1749-0

I. 童… II. 文… III. ①儿童文学-散文-作品集-中
国-当代 ②儿童文学-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6405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 (010)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

邮 编 100044

传 真 (010)68357870

电子信箱 book@ctpc.com.cn

网 址 <http://www.ctpc.com.cn>

责任编辑 唐 麒

封面设计 桑吉芳

排 版 上海凯金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40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001-1749-0

定 价 110.00 元(全 5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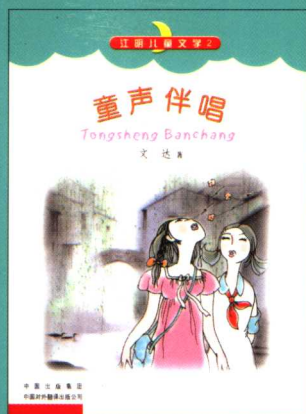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文达，江苏小说家、高级作家。祖籍江阴，生长于常州、上海。曾任编辑、机关干部等职。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拒绝浪漫》、《灵魂的翅膀》、《你把人生施舍谁》、《我向你起誓》十余部，中短篇小说集《春天寓言》、《秋天寓言》两部，《童声伴唱——文达儿童散文小说选》一部。其中短篇小说《清清的井水》获《解放日报》全国小说征文竞赛一等奖，《春天寓言》、《序曲》、《河对面的天空》等多部（篇）中短篇小说获全国省、市文学奖，连续六次获“太湖文学奖”。文达是当代独具风格的小说家之一，他的“寓言体小说”被著名学者、华东师大博导吴炫先生撰文评介：“在探讨人的生命本质和命运方面达到了令人瞩目的深度。”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郁雨君撰文评介：“文达的散文有着一种沉思的质地，有着宽广的人性态度，文采浓郁，节奏舒缓。”现为江南一家书店的经理和多所学校兼职写作老师。

主 编：徐冬青

策 划：江阴市文联



目 录

童声伴唱(代序)	(1)
----------------	-----

散 文

童心	(6)
稻田中的男孩	(6)
种太阳的女孩	(11)
瓶中的小米娜	(15)
秋 羽	(19)
年幼的祈祷者	(24)
童趣	(28)
拾麦穗	(28)
掏鸟窝	(32)
捉蟋蟀	(36)
扑流萤	(40)
招蝴蝶	(43)
童画	(47)
车 水	(47)

浸 种	(51)
落 谷	(55)
栽 桑	(59)
削 麦	(63)
童思	(68)
看一个孩子玩耍	(68)
一个梦想的死亡	(72)
河流在我思想上淌过	(76)
阳光在向日葵上盛开	(80)
棹 歌	(84)
江边小憩	(88)
秋天的火车	(91)
童真	(95)
枯井的复活	(95)
老树的猜想	(102)
行走的桥	(110)
童声恋曲	(117)
在黎明,阅读老屋的皱纹	(121)
远去的牧歌	(124)
翠绿,在童年中奔跑	(128)

小 说

红色贝雷帽	(132)
-------------	-------

苏苏的桃园	(143)
河对面的天空	(158)
我是一头皮皮驴	(172)
金色蝴蝶	(186)
给爸爸点灯	(191)
看 桥	(209)
绒毛宠物猪	(212)
在湖边发生的关于谷的故事	(216)
灶家鱼的故事	(224)
鸟窝上的魂	(229)
钓 鱼	(242)
暑假里的事	(246)
石头记	(255)
成长如蜕	(264)
天上有鸟飞	(283)
后 记	(294)

童声伴唱

(代序)

我带了孩子时代的话
朝着我等待自己的地方逃亡。

——[法国]萨巴蒂埃诗集《百年城堡》

“有的动物两条腿,有的动物四条腿,有的动物六条腿,有的动物脚掌上有肉垫,有的动物脚上长着尖尖的爪子,有的动物没有,老师,你说为什么?”一个漫天飘舞蝴蝶的日子,一个穿得鲜鲜艳艳,双眼纯真透明得可以瞧见红草莓和青橄榄的五年级女孩问我——这是一个简单而又简单的问题。我想,每一个成年人都能回答。自然,我照直回答了,可那小女孩听了我的回答,纯真透明的眼睛里仿佛升起了迷雾:老师,是这样吗?在栽培向日葵和好孩子的学校里,我这个打工的兼职教师不照直回答又如何回答呢?难道说还有什么更圆满更深刻的回答?或许你有,我想不出有更好的回答。

一个小女孩从北方的雪中走来,我的目光放飞出漫天飘舞的

蝴蝶，飘向北方，一个到处有奔跑的小鹿和又圆又大的蘑菇的地方。小女孩拎着一个陶罐也像小鹿一样，在雪地里快活地奔跑着，笑声也像小精灵般在雪地里叽叽喳喳跳跃着。突然，一匹如野狼般的摩托车从女孩身旁掠夺而过——女孩幼稚的心灵掠飞了，手中的陶罐摔落成八瓣，整个天空都飞舞着消瘦的眼睛，犯罪的眼睛。女孩的哭声戳向膨胀欲望的心脏，陶罐的碎瓣叽叽喳喳地叫着：“心碎！心碎！心碎！”……我沉重地扶起小女孩，问：“陶罐里装的是什​​么呀？”

“我的雪呀，我的雪呀，我的……”小女孩抹着一脸泪水，抹着一脸悲痛。

我不知道小女孩拎着一只陶罐装了雪干什么，但我推测陶罐里装的不仅仅是雪，可能是一个彩色的梦，可能是一个美好的思念。梦和思念都会长大，长成一棵结满丰硕果实的大树。女孩的父亲或母亲也可能不在身边，陶罐里装的也许是一种深深的爱——爱也会长大……可现在都摔碎了，刚植下的希望的种子被残忍地碾碎了！不远处走来一只雌性的纯种德国狗，它在小女孩身旁蹲下，伸出前爪，友好地扯了扯小女孩的衣角，又伸出熟乎乎的舌头，试着舔了舔女孩胖嘟嘟的小手。小女孩的眸子亮了起来，与那狗交流着眼神，“扑嗤”一声笑了。

北方，我的北方，这本该属于童话的蝴蝶，你为何显得这般疲劳？我们早晨的往事，仿佛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正鲜鲜地挂在麦场上的大槐树枝叉上，篱笆上的牵牛花，场边晃头晃脑的狗尾巴草，蛴螬们大声叫，奶孩子的阿妈，送来昏昏欲睡的催眠曲：

东墙开红花

西墙结南瓜
东墙花儿艳
西墙南瓜大
开红花结瓜瓜
结瓜瓜开红花

“梦是一棵树，爱是一棵树，雪是一棵树。”童年的往事看不出人与动物的区别。比如猴子、熊有时会像人一样用两条腿站着走路。你不能绝对地说，哪是动物，哪是人。动物与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轮回或者起源，这是一种有着永恒魅力的生命的奥秘。冬天一切都可以尽情巧妙地伪装，连湖水也结起了冰，往日温柔的恋情仿佛是季节的过客。我住的新村南面有一个小湖，天并不怎么冷，但也结起了薄薄的一层冰。我突然奇想，所有的湖都结了冰，包裹得严严实实，那些在湖边嬉水的天鹅、野鸭上哪里去呢？我琢磨，是不是像现在的孩子们整天关在作业的动物园里呢？小女孩拎着的陶罐是否蓄满了昨天的战争，容不下今天叽喳喳喳嚷嚷的小精灵般的雪……

我很幸运——一个飘着麦香的夏天，阳光正在树上蹦蹦跳跳，我看见绿茵茵的田岸上，一位年轻的母亲牵着头扎着蝴蝶花的女儿，最甜的目光抚摸着起伏的麦浪。女儿的小嘴像田野上空飞翔的云雀在淡蓝淡蓝的天空歌唱：

大大的馒头哪里来？
白白的面粉做出来。
白白的面粉哪里来？
黄黄的小麦磨出来。

黄黄的小麦哪里来？

农民伯伯种出来。

.....

麦子飘香，童声伴唱。我仿佛走进了沐思堂中的唱诗班——在优美的歌声中，心中的忧伤升起了淡蓝淡蓝的光华。这时，在我身后城市的街心广场上，也隐隐传来一位歌手把梦轻轻泊进心灵港湾的歌声，萨克斯管和低音小号的伴奏仿佛是一条融化忧伤的河。真正的爱 and 美德，就蕴含在这种毫无半点杂念的纯净的童声伴唱中，就如嫩得可以汪出水来的草坪，你忍心践踏它吗？年轻的母亲和女儿的关系就如她们最甜的目光抚摸着飘香的麦子一样，而北方小女孩与野狼摩托的关系就如残忍的铁蹄闯进了嫩得可以汪出水来的草坪。写到这里，我脑海中浮现出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描绘的一幅图景：尼采离开他在柏林的旅馆，看见一个车夫正在残忍地鞭打一匹马。尼采跑上去，当着车夫的面，一把抱住了马头放声大哭起来。米兰·昆德拉接着说：“这件事发生在1889年，当时尼采也正在使自己离开人的世界。换一句话说，他的精神病就是在那里爆发的。他的精神失常（这是他最终与人类的诀别）就是在他抱着马头放声痛哭的一瞬间开始的。”我们不必考证这件事是真是假，因为那不是问题的实质。

北方的小女孩哭了，天才尼采也哭了。你能说不哭的孩子是好孩子？一位诗人提醒我们：“看看孩子的眼泪吧/哪一颗不是晶莹、透明/哪一滴不是滚烫、焦灼/眼泪有时是真理/和笑一样/哭，也是构成世界的内容/一个孩子响亮地哭了/我们静静地听着/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吗？”哭，是孩子的呼唤的声音；笑，是孩子的歌

唱的声音。我们的时代越来越进步，生活越来越富裕，服装越穿越艳，金钱越来越多，名牌越来越广，网迷越来越普遍……唯独童声越来越少。在一个个貌似法官的大人心里，天真纯洁的童声（或哭或笑）已成为一种久经的记忆，永远丢失了。存在心中的是现代电脑中一个个难以解读的符号和一段段心理与涂抹相互缠结的预谋。试问，一个人的成熟是否生长在心中的童年会老？试问，一个人的高大是否要带走稚嫩的少年？试问，一个人的完美是否要逃离纯洁的童声？……哦，夏天，夏天，坦诚没有伪装的夏天，请打开你的心扉的栅栏，把你我的回答栖落：

小小老鼠森林里面称大王
大狮子害怕那个小老鼠
蚂蚁扛大树
大象没力气
事情全颠倒
哈哈，你说多稀奇
……

小树、小溪、小鹿、小猴、小鱼、小虾，你们来，让我们坐在夏天的谷堆旁边，手拉手，开一个快乐的童声伴唱乘凉晚会，把心中的快乐从这里带回家！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欢迎不欢迎？

散

文

童 心

稻田中的男孩

稻子飘香的十月，每一串金黄的稻穗都是一串串沉甸甸的希望
的诗歌。父亲在稻田里拥抱金黄的稻子，拥抱稻子一样充满希望
的儿子。儿子，你可知道这块神奇的土地，梦想每天和稻子一样
成长在我的心里？父亲问儿子。十月的太阳温暖又硬朗，每一束
光芒都长满了眼睛。太阳凝视着被岁月吹晒成古铜色脸庞的父亲
和数着星星想把月亮挂在树上的儿子。

父亲，稻田里的稻子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儿子回答父亲说。
父亲笑了，一支烟吹得憨厚又朴素。秋风的喜悦把父亲吐出的烟
雾吹散——吹散一季劳累和云雾。

所有的星星都睡在了梦里——月黑风高的夜里，暴雨偷袭了十月的稻田。清晨，阳光还没来得及把满脸的薄雾擦干，稻田里就传来了星星熄灭的哭泣……十月的稻田里，金黄色的一片片成熟的稻子傻站着，泪水就挂在一颗颗辛酸的稻谷上——我们的男孩，父亲眼中的星星呀，这时就孤独地站在十月哭泣的稻田里。

父亲在稻田中找到哭泣的儿子。父子俩紧紧拥抱在一起，就像土地拥抱着庄稼。脚旁的田垄布满了皱纹，有一种颤颤的痛。垄沟里流出的是酸酸辣辣的庄稼人的泪水和忧愁。

儿子仰头凝视父亲，父亲在一夜之间老了——父亲的脸上就像稻田里的田垄布满了皱纹，男孩甚至看见了父亲脸上岁月的深度。男孩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自己每天朗诵的《农事诗》竟然是这么地难懂——他曾经小视过父亲，父亲每天起早摸黑、忙忙碌碌在田地里侍弄庄稼，把庄稼视为自己养育的孩子，和它们亲密无间地喃喃自语、唠唠叨叨……父亲用汗水和心血种植的稻子粒粒是珍珠，颗颗似黄金。父亲曾经是那么的伟大、崇高——在男孩的心中，父亲的形象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可现在怎么说老就老了呢？……

男孩心中长出了一种莫名的痛！七岁的男孩此时就长在布满哀伤的稻田里。

一只又肥又大的田鼠带领着一群大大小小的田鼠，一边打着饱嗝，一边用稻茎剔着牙齿在田埂上散步。它假惺惺地对男孩说：孩子，别再悲伤了！幸好有我们田鼠家族帮你收拾这个烂摊子，不然成片成片的稻子全都荒芜在稻田里，我们就是你们的上帝！

鼯鼠也趟过蓝蓝的月亮河，所有被月光浸湿的稻谷都变成了透明的。鼯鼠挺着怀孕似的大肚子——透明的肚子里可以看到一

颗颗稻子在疼痛地舞蹈，所有的月光都变成了稻谷的眼泪。鼯鼠猫哭老鼠假慈悲地捧着肚子，哎呀，哎呀直喊疼。孩子，我真不想贪吃懒做，我的肚皮都快要撑破了！田鼠大哥说得对，我们鼯鼠家族如果不贪吃，成片成片的稻子就会烂在稻田里。我们是宁可撑破肚皮牺牲自己，也不让一粒稻谷烂在田里，我们是你们的上帝！

麻雀也来了，嘴里嘟嘟啾啾：我不是害鸟，就算一岁的娃娃也知道，我们是人类宫殿屋檐下的守卫将军。我们擅离职守把稻谷囤积粮仓，是因为不忍心金灿灿的稻谷被暴雨和鼠辈们糟蹋。我在天上飞，我们是幸福的源头，我们才是真正的上帝！

一群公鸡母鸡率领儿女们，载歌载舞，闪亮登场。领头的是一只高傲的大公鸡，红红的鸡冠花花的衣，美丽的脖颈里炫目地挂着一串五彩的珍珠。它绅士风度地一挥手，指着田鼠、鼯鼠、麻雀等动物，你们瞎嚷嚷什么，你们都是稻子的敌人！在这里高谈什么光荣与上帝，不脸红吗？快滚吧！稻田是我家主人的，只有我家主人才是真正的上帝！我是……

嘘！嘘！你是什么？你是偷谷贼！我们每天在稻田里都看到你偷吃、贪吃的鸡们！……

田鼠、鼯鼠、麻雀等动物们口吐匕首、利剑，直刺载歌载舞的鸡们。

鸡们狼狈逃窜，嘴里直嚷嚷：我们偷吃稻谷是为了装扮自己的美丽，但珍珠虽然精巧，稻谷却比珍珠更重要，为了稻谷，我们宁愿舍弃颈中的珍珠！……

嘘！嘘！傻鸡，傻鸡……

稻田里喧闹起来了，青蛙、野兔、蛇、山羊、驴子、牛等动物都跑来了。

稻田中的男孩

谁是上帝？大家争论得面红耳赤，喋喋不休，稻田里成了动物们的辩论会。

稻田里更遭殃了，到处是一片狼籍。稻子们更是雪上加霜，被暴雨蹂躏的兄弟姐妹被动物们的脚和精神折磨得痛不欲生……

没有了星星也没有了太阳的眼睛，男孩在风中摇曳，就像一朵迷失的葵花。东方，南方，北方和西方，哪一方是童话中唯一的门，再把星星种满希望的天空……男孩仰头问天。

男孩问：希望是什么？

天回答：希望是一个天使。

男孩问：暴雨是什么？

天回答：暴雨是一个魔鬼。

天说：天使可以战胜魔鬼，回到未来。孩子，未来就是希望！你就是未来……

男孩心中的希望终于没有被灾难所摧残，他再次捧起《农事诗》——《农事诗》就像悬挂在树上的一个金灿灿的苹果。男孩一遍又一遍地朗读起来，他感觉那些神秘的关于稻子的祈祷的语言就藏在苹果的果核里。他耳边不时传来父亲沉重的鼾声，还有一只看不见的鸟儿（其实是男孩的心）在果核中跳动，从无垠的望不到边的稻田里一声声传出来。男孩闭上了眼，双手合十，一副虔诚的样子。他要破译书中神秘的语言，哪怕仅仅一个有关稻子的绿色的字，都将会给他无穷的力量——许多天以后，男孩觉得自己的身体正在发生变化，心里仿佛有一粒稻谷在悄悄地萌芽、生长、抽穗、扬花……

男孩在稻田里长成了一株稻，他一遍遍拥抱了被暴雨动物们蹂躏的兄弟姐妹，然后又一遍遍举臂高呼：兄弟姐妹们，站起来！